

长篇小说

中国地域神秘文化小说



黄河古道

人形棺材

黄河勘探队50年来守口如瓶的诡异经历

1960年，一支神秘的黄河勘探队，途径郑州、三门峡，在太行山下发现了一具奇特的人形棺材，谁也不知道，它将揭开数千年来隐藏在黄河河底里的诅咒与禁忌……



李达/著

吉林出版集团
时代文艺出版社



黄河古道 人形棺材

1960年，一支神秘的黄河勘探队，途径郑州、三门峡，在太行山下发现了一副奇特的人形棺材，谁也不知道，它将揭开数千年来隐藏在黄河河底里的诅咒与禁忌……

李达/著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黄河古道 / 李达著. —长春: 时代文艺出版社, 2011. 11

ISBN 978-7-5387-3849-0

I. ①黄… II. ①李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1)第228846号

出品人 陈琛

责任编辑 陈秋旭

本书著作权、版式和装帧设计受国际版权公约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保护
本书所有文字、图片和示意图等专用使用权为时代文艺出版社所有
未事先获得时代文艺出版社许可,
本书的任何部分不得以图表、电子、影印、缩拍、录音和其他任何手段
进行复制和转载, 违者必究

黄河古道

李达 著

出版发行/吉林出版集团 时代文艺出版社

地址/长春市泰来街1825号 时代文艺出版社 邮编/130011

总编办/0431-86012927 发行科/0431-86012939

网址/www.shidaichina.com

印刷/三河市文通印刷包装有限公司

开本/700毫米×980毫米 1/16 字数/238千字 印张/15

版次/2012年4月第1版 印次/2012年4月第1次印刷 定价/29.90元

图书如有印装错误 请寄回印厂调换

第一卷·黄河鬼窟

第一章·黄河水怪/003

第二章·有鬼/010

第三章·黄河鬼窟/026

第四章·铁头龙王/043

第二卷·龟葬之城

第一章·裸尸沉河/083

第二章·黄河衙门禁忌/090

第三章·黄河尸王/104

第四章·水鬼/123

第五章·血鼎/134

第六章·开天珠/142

第七章·金门/166

第八章·化龙之蛟/189

第九章·龟葬之城/214

· 第一卷 ·
黄河鬼窟

黄河是中国最神秘的一条长河。

在有记载的两千多年中，黄河下游决口一千五百多次，大改道二十六次。黄河古道厚厚的淤泥里，埋藏了太多的禁忌、太多的古怪，诡异得让人简直无法相信。

先说一些黄河古道中的怪事吧。

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，开封附近清理黄河古道，从十几米深的淤泥下挖出了一截锈迹斑斑的铁管。铁管开始只有小胳膊粗细，一直往下延伸。河工顺着铁管往下挖了七八米，发现那铁管越来越粗，后来竟有水缸粗细，周身白亮，像砂纸打磨过一般，依然往下延伸着，不知道一共有多长。

有人把耳朵贴在铁管上一听，发现铁管中不断传来刺啦刺啦的响声，既像是有什么东西在里面用爪子挠铁管，又像是发电报的电波声。大家讨论了半天，也没讨论出个结果来。那个年代人民觉悟高，怕是潜伏的国民党特务

搞破坏，忙上报给了政府。结果第二天等专家赶来时，却发现原本干涸的河床一夜水满，浑浊的黄河水中，再也找不到那根古怪的铁管了。

二十世纪六十年代，黄委会组织当地农民挖河，在清理黄河古道的过程中，挖出了一口古铜钟。铜钟上结满了绿锈，钟口被铁汁死死封住，不知道里面封了什么东西。当时大家好奇，用铁棍将钟口强行撬开，发现铜钟里装着满满一堆骷髅头，骷髅头里盘着许多黄蛇，竟然还活着，不断吐着芯子。

大家怎么也想不明白，这口古铜钟是做什么的，那些黄蛇在封住的大钟里怎么还能存活？

大钟被挖出后，黄河沿岸的人都在私下里嘀咕，说整夜都听到当当当的钟声，简直令人一刻都睡不着，怕是这铜钟出水，惊动了黄河龙王，要给两岸带来灾难。村民私下里组织起来，趁着晚上将大钟重新沉入黄河。说来也怪，自打铜钟沉下去后，当地人再没听到古怪的铜钟声。

二十世纪七十年代，政府提出口号，要“家家通马路”。黄河大堤上也要修一条笔直的柏油路，路修到一片干涸的黄河古道上就卡住了，地基怎么也打不下去，手腕粗的钢钎一打进去就断掉，换了几个把势都不行。

施工队见事情古怪，索性让工人原地往下挖，看地底下到底埋藏了什么。挖了没多深，就挖到了一口腐烂的棺材，被当场烧掉了；又挖出来了一堆焦黑的骷髅，也被抛入黄河中；挖到最后，就发现地底下有一棵老树，几乎有一间房子那么粗，表皮黑硬，敲起来梆梆响，已经炭化成了化石。

施工队决定用电锯锯开老树，结果电锯一下去，就像锯到了钢板，火星四射。好不容易锯开表皮，发现那炭化的树干中竟往外流出鲜红黏稠的汁液，仿佛老树在流血一般。大家吓坏了，最后经人指点，请了位著名的风水师。风水师让他们填上土坑，临河焚香，祭拜了黄河大王。再往下打钢钎，钢钎应声而入，一点儿问题也没有了。大家觉得古怪，扒开土坑一看，那土坑下只有一层厚厚的黑炭，怎么也找不到那棵老树了。

二十世纪八十年代，黄河边上的某座老城折腾城市改造，老城拆了又建，建了又拆，最后在黄河大桥边修了条盲道，盲道直接通向黄河中。这事情太好笑了，要是真有盲人顺着这盲道走，那一准儿走到黄河里喂王八了。

不仅如此，那古城街道上还画了许多古怪的斑马线，有的斑马线竟画在了草坪上，让人觉得很诧异，难道行人要踩着草坪过马路吗？

前段时间，又听说黄委会招募了許多人，让他们穿着清朝时期的河兵装，在黄河沿岸大声喊着口号来回行走，更是惹出了不少笑话。

其实，大家都不了解，这些看似荒谬的做法背后，隐含了许多黄河禁忌，甚至隐藏了黄河流传了数千年的秘密。

我可以告诉你们，这些盲道和斑马线并不是给人走的。

这些路，是留给老黄河里的物件走的。

几千年的古城，老祖宗传下来的古训，一草一木都有来历。老城里的一块古砖、一条石碑，要放在哪儿，又要怎么放，那都是有说法的，不是一句两句就能解释清楚的。

还是那句老话，老黄河里的事情吧，说不清。

你要是问我如何知道这些的，事情就要从头开始说了。

我姓白，大名叫白石头。

这名字听起来很土，其实大有深意，好多黄河上的老人一听就知道，我是世代的河工出身。我白家祖籍在北京，翻开白家家谱就会发现，我爷爷叫白淼，父亲叫白浪，其他还有白水、白山、白砂、白玉等，反正名字都和山水有点关系。

在我们白家，有条很古怪的家规，白家后人世代只能从事两种行业：河工或手艺人。凡是名字中带水的，就做黄河上行走的手艺人，名字中隐含山石之意的，就做守卫黄河的河工。

这个古怪的家规，已经不知道延续了多少年。

河工很好理解，就是治理黄河之人。这治黄人有官有民，比如治黄的黄委会就属于官，康熙年间始设的河兵就属于民，反正只要是和黄河对着干的都算。

这里需要特别说明的，是黄河手艺人。

这里说的手艺人，并不是在街头打卦卖艺的手艺人，而是单指在黄河上采金的手艺人。黄河采金人出自古代金门，有一套专门的切口，采金人不言金，自称是手艺人，行走黄河，吃的是黄河大王赏的饭。据说，这黄河手艺人会使“观山”、“辨水”、“按脉”、“寻金”等采金古法，能找到隐藏在黄河中的金矿。

这些事情，我都是听我爷爷说的。

我爷爷是白家最后一个黄河手艺人，关于他的传说有很多。

有人说，他懂金门采金之术，能从浑浊的黄河中看到一条隐约的金线，顺着金线就能摸到金脉，沿着金脉走，就能找到隐藏在黄河里的金矿。也有人说，我爷爷年轻时在黄河里发现了大金矿，秘密地将金沙铸成了几十块金砖，用墨汁涂黑了，偷偷埋在了地底下，哪天要是白家败落了，就能靠这些金子东山再起。

关于这些传说，我是从来不信的。

在我印象中，爷爷只是个比较闷的小老头，成天端着壶信阳毛尖，坐在院子里那棵老石榴树下，眯眼看着天井里竖起的一块遍布着各种纹路的白石。

有时候，爷爷心情好了，也给我讲一些黄河中的故事。

他说，黄河最神秘的并不是流淌了几百万年的黄河水，而是埋藏了无数古物的黄河古道。你永远也想象不到，那厚厚的淤泥下，埋藏了什么古怪物件。

他说，在黄河古道中，曾挖出过火车头那么大的鼃，就是巨龟。还有被黄河水冲开的古墓，露出一副玉石棺材，旁边是满缸满缸的金元宝。他还在黄河中看见足足有一间屋子那么粗的蛇骨架子，那就是传说中的黄河蛟龙。此外还有不生锈的古剑，镇河的铁犀、铜猴子，雕刻了铭文的古鼎，甚至在黄河底下还掩埋了一整座一整座的古城。

黄河中当然会有各种怪鱼。

我爷爷说，有一年他晚上路过黄河开封段，老远就看见水底下精光四溢，水草都能看得清清楚楚。他趴在河边一看，看见水底下聚集了许多怪鱼，这些鱼有巴掌大，光线就是从这些怪鱼身上射出来的。

他说，他后来也见过几次这种会发光的怪鱼。这种鱼身上发出的光，还会随着月圆月缺变化，满月时最亮，能将周围的水草、石头照得清清楚楚，月初时只能发出一点微弱的黄光。

这些怪鱼很古怪，要么不出现，要出现就是成百上千条聚在一起，有时盘踞在河底一块大石头上，有时集体浮在水面上，仿佛是在举行什么神秘的仪式。

在黄河菏泽段，我爷爷还见过屋子那么大的鱼。

那年大旱，黄河断流，一条有一间屋子那么大的鱼就搁浅在河道中，在水中露出半个鱼脊，嘴巴一张一合，艰难地呼吸着。

那鱼头足足有卡车那么大，上面鼓着一个大硬疙瘩，鱼嘴上还连着几根通红的须子，有手指头粗细。鱼头腥臭无比，上面落了黑压压一片蚊蝇。

当地人看着这鱼大得邪乎，赶紧叫来了算命的瞎子。瞎子掐指一算，说这是条修炼了几百年的黄河鲤鱼，头上的硬疙瘩是结的七层龙鳞，待它头上的龙鳞脱落，就会长出角来，那就要化身成龙的。这次鲤鱼落难，大家务必帮它一把，一旦它飞升成龙，定会保佑村子风调雨顺，年年丰收。

大家也怀疑这鱼是黄河大王的真身，忙组织壮劳力深挖河道，想将黄河水引过来，将这条大鱼送走。一面又组织了妇女孩子不断将水浇在鱼头上，一是防止它脱水，二也是为它驱赶蚊蝇。

大家忙了一整天，可是最后大鱼还是死在了河道中。那时天热，鱼很快腐烂发臭，熏得整个村子像个粪缸。大家让瞎子拿个主意，瞎子让大家掩了口鼻，将鱼肉剔下来，架起火焚烧了，将鱼骨架建了个黄河大王庙，让人每到初一、十五祭拜一下，能保四方平安。

我爷爷说他还遇到过会飞的鱼，鱼鳍处长了只薄如蝉翼的翅膀，脑袋下有一条长须子。这鱼喜欢在傍晚拍打着翅膀在水上低低飞翔，后来撞到渔网上，被渔民捉住了。渔民正要杀了它吃肉时，被我爷爷用一壶好酒给换了过来。

后来，黄河边上建立了一个黄河水生物博物馆，博物馆向民间征集黄河中的稀罕生物，我爷爷就将这些年收集的古怪物件捐了出去。

馆长是第一批留洋的专家，后半辈子都留在了黄河边上，搜集了好多黄河龙骨、三足鱼、蛇蝎子、鱼嘴鳄，浸泡在福尔马林溶液里，做成了珍贵的黄河标本。

结果有一年黄河决了口子，博物馆被大水淹没了。说来也怪，当时洪水并不大，待水退下来后，就发现博物馆一点事儿也没有，就是老馆长收集的黄河古怪生物标本全部被水冲走了，一点儿也没剩下。这些关于黄河古怪生物的第一手隐秘资料，从此沉入了水中，再没有出现过。

老馆长老泪纵横，一时间号啕大哭，径直奔到黄河边就要投河，谁都拉不住，却被一个老河工轻轻一句话劝住了。

他说：“这些东西没了，也好，你还想留到什么时候？”

我当时还听不懂这个故事，不了解为什么寻死觅活的老馆长，被这轻飘飘的一句话就劝住了。

好多年以后，我在黄河上漂泊了半辈子，经历了太多黄河上的古怪事件，才渐渐明白：

黄河的秘密，只属于那奔腾了数百万年的黄河。无论什么秘密，终将在黄河中化成一抹浑浊的黄水，尘归尘，土归土，什么也留不下。

当然，这些都是后话了。

我父亲叫白浪，按照我们白家的规矩，他本该做黄河上的采金手艺人，却不知道为什么，最后做了个规规矩矩的河工。

中华民国二十二年（1933年），国民政府成立了黄河水利委员会，从河工中征调人才，我父亲因为读过几年书，被征调进了黄委会。

新中国成立后，冀鲁豫黄河故道管理委员会更名为黄委会，我父亲也编入了新黄委会。1954年，黄委会从开封迁到郑州，我们家也跟着搬到了郑州。

我爷爷的意思是想等父亲退休后，让我接父亲的班，也进入黄委会，做一个治黄的河工。然而到了我接班的年龄，中国爆发了轰轰烈烈的“文化大革命”，国家机关陷入了瘫痪状态。父亲在国民政府工作过的事情也被揪了出来，被扣上“一贯反动”、“内奸”、“间谍”等帽子，关入了牛棚。

当时，全国都在号召“知识青年到农村去，广阔天地，大有作为”，我也觉得憋在家里太无聊，便跟着大家稀里糊涂地报了名，被派到三门峡一个叫上河村的地方插队。

临走前，我跟爷爷道别。爷爷的身子骨越来越差，说话糊涂，整天躺在石榴树下的藤椅上，盯着那块白石头，谁叫他也不应。

我跟爷爷道别，就是想跟他打个招呼，我站在爷爷身后喊道：“老爷子，我要去三门峡的上河村插队了，得过年才能回来，等我回来给您带条黄

河鲤鱼哈！”

我说完转身就走，爷爷突然在身后说话了。

“石头，你说你要去哪儿？”

爷爷突然开口，吓了我一跳，我忙转过身说：“爷爷，我去三门峡，那边有个小村子叫上河村。”

爷爷眯着眼睛看了我一会儿说：“上河村？那里还有人？”

“有啊，接收我们的人说，那儿是一个百十来人的小村子。”

爷爷嘴唇动了几下，似乎想说什么，终于什么也没说。

第二章·有鬼

上河村在秦岭东段支脉崤山峡谷中，紧挨着黄河古道，要换几辆车才能到。我以为要先在郑州集合，大家佩戴了大红花，然后坐大解放卡车过去。谁知道大清早就来了辆吉普车，一个戴着红袖章的人拿着大喇叭筒子喊着：“去三门峡插队的集合了，去三门峡插队的集合上车了！”

我迷迷糊糊起来，上车后，发现车上坐着四个人，三女一男。我一上车，车子就开动了，好像一直在等我一样。

车上的三个姑娘相互都认识，坐在了一起，在那儿小声说着话。

那个男知青独自坐在一旁，腰杆挺得像杆标枪，看着窗外奔腾的黄河，理都不理她们几个人。

我还没睡醒，随便找了个位置坐下，看着窗外发呆。没过一会儿，一个姑娘款款走了过来，媚声媚气地问我：“这位小哥是哪家的人呢？”

这姑娘说话很奇怪，大家说话，一般都是问对方叫什么名字，或者姓什

么，她倒好，先问哪家的人？我不由得看了看她，她的十片指甲都涂成了红色，看起来不像是去接受贫下中农教育的知青，却像是女特务。

我心里虽然这样想，还是老老实实地回答自己叫白石头，这是我第一次出远门，让大家多帮衬着点。

“白家？”这个姑娘明显一怔，一下子愣在那里。

另外两个女生也不说话了。

周围一下子安静了，这时候那个一直看着窗外的男知青，也扭过头看了我一眼。

我有点摸不着头脑，挠了挠头皮，说：“你们……你们看什么？”

我身边的姑娘咯咯直笑，说：“看什么？看白家小哥长得俊呗！看看不犯法吧，嗯？！”

她佯装要伸手拍拍我的头，吓得我赶紧把脖子缩回去，她又咯咯笑了起来，好像看到了什么有趣的事情。

后面一个女生很有大姐气派，她主动介绍了一下，说自己姓朱，叫朱颜，拿我打趣的人叫宋圆圆，最后一个比较文静的女生叫栗玉。

她想了想，转过头问那个男知青：“这位哥哥，你叫什么名字？”

“金子寒。”男知青转过头，有意无意盯住我看了一眼。

我忙朝他点点头，他眼睛里却没有我，径自把头转回去了。

金子寒人长得很白净，一双细长的眼睛，却带着一副看不起人的样子。我也有些窝火，想着老子客客气气跟你打招呼，你怎么连个屁都不放，就把头扭过去了！

朱颜小声跟我解释着，说金家的人就这样，不合群，脾气古怪，但是人不坏，让我千万别生气，大家合力拧成一股绳，好好干出一番大事业！

朱颜说话也有些奇怪，什么白家、金家的，听起来像古代的豪门贵族。还说什么大家合力做出一番大事业？不就是下乡劳动嘛，有什么大事业好做，简直就是笑话！

我虽然这样想，但是现在人在外面漂着，不比在家里，想说什么就说什么，还是先跟他们处好关系，也客客气气说了几句话，大家算认识了。

宋圆圆穿着一身旧式列宁装，双排铜纽扣，大翻领，一根硬牛皮腰带紧紧地扎在腰间，鼓鼓的胸脯挺得很高。她说话大胆泼辣，什么话都敢往外

说，眼神不时往金子寒那儿飘，老想找机会和他搭话。但是不管她说什么，金子寒都是直挺挺坐在那里，偶尔转头，眼神也都直接穿过她，仿佛她是透明人一样。

宋圆圆很快对他失去了兴趣，两只手托腮，眼睛扑闪扑闪地看着我，问我有没有见过黄河水怪，水怪是不是和我长得一样？后来甚至说：“石头哥哥，人家打小就喜欢白家，你这次回来后，千万记得向我爹提亲啊！”她这样肆无忌惮，好像我们两家很熟一样。我从来没有见过这样大胆泼辣的姑娘，弄得我从脸一直红到脚后跟，舌头像打了结，半天说不出话来，惹得她咯咯直笑。

吉普车沿着黄河古道一直开，出了郑州城，外面是泥浆一般的黄河水，岸边的高地被雨水冲出一道道的沟壑，到处是忽高忽低的山头，形成了典型的黄土高原地貌。

我看着浑浊的黄河水，沟沟壑壑的“黄土高坡”，不知不觉就歪着头睡着了，头不住地磕在窗户上。半醒半梦之间我被人推醒了，看见吉普车停在了一条小路旁，前面是一条羊肠小道，弯弯曲曲向远方延伸着。一个包着白羊肚头巾的老乡驾着驴车，笑眯眯地看着我们。

原来前面都是一道道山梁，吉普车过不去，只能换成驴车。驴车在山梁上咯吱咯吱走了大半天，就听到前面传来一阵轰隆隆的巨响。宋圆圆先兴奋了，说前面一定有瀑布，自己先跳下驴车，蹦蹦跳跳朝前跑着，跑到跟前却不说话了。

我过去一看，发现那里不是瀑布，却是个黄河古渡口，渡口处立了块断碑，写了个“津”字。

那时刚开春，正值黄河化冻，黄河上大大小小的冰凌，小的有车轮大，大的有屋子大，顺着河水往下跑，堆成了一座座巨大的冰山，那咔嚓咔嚓的响声就是冰山撞击的声音。

那黄河上朔风正紧，几个女生见到满河冰山，却丝毫不害怕，反而站在那里欣赏着，称赞着，说黄河破冰，声震百里，真是难得一见的奇观。我则在心里冷哼，这几个丫头片子，真是初生牛犊不怕虎，等会儿上了船，看她们不哭爹叫娘才怪！

古渡口处，倒是有几艘旧船，约一丈宽，三丈来长，船板是大铁铆钉钉